

多情自古空遺恨

宋維東

——淺說汪精衛的詩與詞

叛國降敵世人鄙棄

汪精衛，本名兆銘，字季新（一八八三——九四四）；原籍浙江紹興，生於廣東番禺。早年參加同盟會，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，曾擔任民報主編。清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年）因刺殺攝政王載灃被捕，由是聲名漸彰。民國十四年於廣州任國民政府主席。十六年先總統蔣公中正領導北伐軍攻克南京，汪在武漢造成寧漢分裂，事平後曾任行政院長、外交部長等職。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，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及國民參政會議長。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，突飛離重慶，經河內、香港，至上海，背叛祖國投降日本，於民國二十九年南京成立偽政府，自任主席，民國三十三年病歿日本。

早歲豪邁晚來悽愴

汪精衛投機取巧，叛國降敵被世人鄙棄，他的政治主張更給中國人帶來不小災害；不過，在文學上却有他的成就。他那本以串線裝訂，深藍色布面，內文以長仿宋體印刷的「雙照樓集」，不少人曾經讀過，都有相當好的評價。

近代中國文藝復興，康有為與梁啟超開其先河；汪精衛的文學天才，似乎較康梁更為開闊。康梁的詩詞並不見得高明，汪精衛的詩詞或較過之；他的詩詞深蘊沉痛與悲涼，一種無比的時代哀鳴。

現代一般人寫文章只顧理智，而缺少情感的注入。汪精衛的情感太豐富了；所以嚴格的說，他只宜於做文人，而不該搞政治。汪精衛和梁任公的政治立場雖然相反——一為革命，一為保皇，但兩人卻一樣的富有濃厚的人文情感。六十年前，他倆打筆墨官司的時候極饒趣味。梁任公常自命為「多淚善辯」的人，這是相當自負的一句話。

汪精衛立即寫文章駁他，說：「梁啟超之淚，奴才之淚也；梁啟超之辯，民賊之辯也！」但他何曾料到自己的後半生，也就是在「淚」與「辯」中生活下去的；他的晚年，想必是十分痛苦。

不過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，也可以這麼說：「汪精衛之淚，詩人之淚也；汪精衛之辯，狂士之辯也。」如果汪精衛仍然活在世上，可能他還是不願意聽這兩句話的；因為他是拚命要做「領袖」的人，還想統率三軍呢！

磁性語調動人心弦

大概是民國三十一年春天的春天，汪精衛為了慶祝他的「政府」×週年紀念，把上海「華影」的男女演員統統召到南京。那時，汪精衛已年近六十，但是站在這班年輕人面前，倒一點也不顯得蒼老，風度翩翩，一副小生面孔。他的開場白說得真漂亮，引用了當時巴黎某詩人的名句：「祖國受了傷，我們不要離開她！」聲調極富磁性，頗為動人心弦。

事後，「華影」中一位小生批評他說：「如果汪先生拍電影，我怕沒有飯吃了。」這句話由小報記者的筆端，傳入汪精衛的眼中，據說他的自尊心很受了一點傷害。畢竟汪精衛富有文人氣質，沒有行使「領袖」的權勢，因而，那位「華影」的小生，還能安穩穩的走出石頭城；不然，隨便給他戴頂「帽子」，那就吃不完兜着走了！

缺少後庭風流韻事

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一個類似晚明的小朝廷，他又喜歡文學，反對他的人便指他是「桃花扇」中的阮大鍼，這也未免委屈他了。像前面所說的「華影」名小生，如果落在阮大鍼手裏，那便會

發生比「桃花扇」更慘痛的悲劇，名小生怕有九條命也要完蛋。說實在的，汪精衛的私生活在一時期的官僚羣中，要算是最嚴肅的了，沒有「後庭花」之類的風流韻事。從他的詩詞中，窺知他是提倡「專愛主義」的。汪精衛除了贈送陳璧君的詩詞之外，他處尚未發現有至情的作品。

在「雙照樓集」中，汪的詩作獨多情意纏綿之處，其中涉及「冰如」其人的作品尤多，揣測「冰如」大概就是陳璧君。冰如遊北京一首，多絕句，原詩如下：

坐擁愁城慰寂寞，吹窗忽聽雨瀟瀟；
遙知空閣烟波裏，孤棹方隨上下潮。
彩筆飛來一朵雲，最深情語最溫文；
鏡前兒女依依甚，笑頰微渦恰似君。
北道風塵久未經，愁心時逐短長亭；
歸來攜得西山秀，螺髻蛾眉別樣青。

這首詩是汪氏民國七年的作品。民國十二年送冰如赴美綺羅香詞有句云：

「博今宵絮語西窗，拚明日銷魂南浦，
最憐他兒女鏡前，依依也識離別苦。」

晚節不終佳句減色

汪精衛的詩詞在文學上的價值又如何呢？其詩的風格可以分爲三個時期；當他參加革命，留在北京工作時，刺殺攝政王不成被捕，他寫的一首：

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；
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

非常激昂豪邁，算是他青年時期的代表作。到了中年大都是情詩，且詩句委婉纏綿，頗能扣人心弦。晚年的詩，多以菩薩心腸自許，從字面看，動情得很，可惜持節不終，徒使佳句減色而已。民國廿年，他遊青島，描寫勞山風景，寫景極爲生色，其句如下：

「兩峯缺處海天明，灼灼銀波媚晚晴，
一片清音聽不斷，松風直下接濤聲。
華嚴寺口暮雲封，石徑幽幽萬竹中，
忽地方庭如潑水，一輪明月御天風。
紫薇花發太平宮，語笑還登獅子峯，
若說石頭似獅子，諸松一一似遊龍。」
抗戰將勝利前，自知大勢已去，賦詩自悲：

「六十年無一事成，不須悲慨不須驚，
尚存一息人間世，種種還如今日生。」
從表面看他好像還十分積極，細味其當時心境，苦悶之情躍然紙上。他如「跋涉艱難君莫嘆，獨行踽踽又何人」，「千巖萬壑如波浪，欲放乘風一葉舟」，「瓶花妥帖爐香靜，始信禪房別有天」等句都含有遺恨無窮之意。

再看他的作品也喜歡引用前人詩句，證明他富於文學欣賞的興趣，使人更能了解他的心情。有一次汪精衛寫信給友人，有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做春泥更護花。」這是清龔定庵的詩句。

懺悔浪費政治生命

汪精衛一生太熱衷於政治了，所以讀書不多。少年時的作品，有氣魄，但缺少內涵，要算

後來的作品進步多了。

同光時代的詩壇，是以宋詩爲正統；能獨樹一幟反對宋詩的，只有南社詩體，他們大都模仿龔定庵。南社詩人除汪精衛外，還有柳亞子、蘇曼殊等一班革命文人。「雙照樓集」中的詩，所以比別人的詩更有可讀性，就是因爲他的內心生活較其他的人豐富，刺激多、感慨多，有些句子真悽苦得令人不能卒讀。

汪精衛的文學天才，或許曾影響到他的政治生活，而他在政治上的憂患，倒也反過來幫助了他發出驚人的靈感來。汪精衛的詞比詩更精彩。清末一代詞人朱疆村大師，正是他的座師。他在後期填的詞，很多懷舊之作，其中有他浪費政治生命的懺悔，也有他對世事在絕望中掙扎的聲音，他詞中的一句：「艱難留得餘生在，省識餘生更苦」，從而可以想見他那時是含着多少熱淚寫出這樣的句子。

卿本佳人爲何作賊

喜歡他的文學者很多，但在他死後對他同情的却不多。其實，這是不足爲怪的，人總是感情的動物，愛他的作品，自然對他就會有些偏好。有不少詩人在筆下對他特別寄予好感的，過去追隨他左右爲他犧牲的曾仲鳴，自不必說了；馬夷初（敘倫）在寄給陳公博的詩中，也有「汪倫本是多情侶，出處還須細細商」。謝无量也有送汪的詩，如「季子當年有至情，思親懷友淚同傾」。「多情侶」與「有至情」，也不算過火，因爲作爲詩人的汪精衛實在是可以承當得起的。